

两个文化家族，维持了长达两百多年、前后六代人的交替婚姻。今人很难想象，甚或认为违反科学，会造成人种退化甚至痴呆。然而，中古时期真的发生过，且因此造就了伟大的书法家和文学家颜真卿。

殷、颜两家，汉魏为山东名族。东晋时南渡，门风融南北之长。南朝梁、陈间，颜之推遇乱归北，历仕北齐、北周、隋，所著《颜氏家训》叙南北文化之差异，最负盛名。其后人有名的是颜师古、颜元孙、颜真卿，多为学术名家；殷不害仕陈，工书画，后人有名者则有殷令名、殷仲容、殷亮等，前两人均为唐前期一流书家。

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后娶》：“思鲁等从舅殷外臣，博达之士也。”思鲁为之推子，据此知之推妻即殷氏。外臣，梁武帝太清元年（公元547年）任行台选郎，见《陈书》卷一《武帝纪》，是颜、殷之婚至晚始于梁代。

西安碑林藏颜真卿撰《颜勤礼碑》云：“父讳思鲁，……娶御正中大夫殷英童女，《英童集》呼颜郎是也。”是父子皆娶殷女为妻。殷英童为殷不害子，仕北周为御正大夫、麟趾殿学士，入隋为益州晋熙郡守。《历代名画记》卷八称“殷英童善画兼楷隶”，但未有作品存留。

《颜勤礼碑》云：“先夫人陈郡殷氏泊柳夫人。”勤礼为真卿曾祖，至此已三世以殷氏为妻。

濠上漫与

殷颜世婚与文化传承

■陈尚君

颜真卿《颜氏大宗碑》云：“昭甫字周卿，少聪颖，而善工篆、隶、草书，与内弟殷仲容齐名，而劲利过之，特为伯父师古所赏。凡所注释，必令参定焉。”昭甫为真卿祖，至此则四世皆娶殷氏为妻。昭甫妻为殷令名女，殷仲容姊。《元和姓纂》卷四云令名为不害兄弟不占曾孙，他书又云为不害后，估计其间有过嗣关系。

颜真卿《殷戡猷墓碣》云：“长妹兰陵郡太夫人，真卿先妣也。”是其父颜惟贞仍娶殷氏为妻，即真卿之母。其人为殷子敬女，殷戡猷妹。子敬为殷令名弟令言子，于真卿为外祖。

此外，颜师古女颜颀（635—681年），嫁殷令名子殷仲容（633—703年），详见《考古与文物》2007年5期陕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撰《唐殷仲容夫妇墓发掘简报》。颜昭甫之季女，即颜真卿之季姑颜真定，则嫁殷令德孙殷履直为妻，而其女复嫁颜真卿长兄颜闕疑为妻。真卿六兄颜幼舆则娶殷戡猷女为妻。以上所述，已涉及二百多年间六代人之九次联

姻。这些还仅是依靠颜真卿文集为主而保存下来的记录，实际情况应比这还要丰富得多。

就前文所考，颜、殷缔婚最晚始于梁代，其后殷英童仕北周，颜之推归北齐，殷不害兄弟仕陈。南北隔绝并未中断两族之世好。至隋、唐一统，当然更有接续之必要。

从历史渊源来说，这两族都属于北方世家而入南侨居者，其家族传统兼有南北文化延续之优长。唐柳芳《氏族论》（《新唐书》卷一九九）说到汉魏旧族之文化趋向时，有“山东之人质，故尚婚娅”，“江左之人文，故尚人物”。颜、殷两族秉承山东旧族之传统，沾溉江左士风之浸染，门第、家风、姻娅均有可称者，且留下许多相互携持扶助的佳话。

殷氏世工书画，自殷不害以下，代有美誉，而唐初殷令名、殷仲容父子尤称擅场。令名有《益州长史裴镜民碑》，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卷二三以为“笔法精妙，不减欧虞，惜不多见”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卷三以为“吾最爱殷令名书《裴镜民碑》，血肉丰泽，《马周》

《褚亮》二碑次之矣”。卷六云：“方润整朗者，当以《裴镜民碑》为第一，是碑笔兼方圆，体极匀整。”其后颜真卿所走正是此一路数。高宗、武后间，殷仲容之书尤负盛名。窦泉《述书赋》卷下谓其“奕世工书，尤善书额”“皆精妙旷古”。宋人得见者尚有十余碑，存世则以《马周碑》《昭陵六骏赞》著名。

颜真卿虽未及见殷仲容，但其父祖辈多蒙其照拂并传笔法。颜真卿《颜氏家庙碑》云其祖父颜昭甫：“幼而颖悟，尤明诂训。工篆、籀、草、隶书，与内弟殷仲容齐名，而劲利过之，特为伯父师古所赏重，每有著述，必令参定。”昭甫书迹不存，时人亦无类似评价，恐不免过誉，但与仲容常有研习，当可相信。真卿乾元元年四月《谢赠祖官表》：“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贞，亡伯故濠州刺史先臣元孙等，并襁褓苴麻，孩提未识，养于舅氏殷仲容，以至成立。”《颜元孙神道碑》云：“少孤，养于舅殷仲容家，身长六尺二寸，聪锐绝伦，工词赋章奏，有史才，明吏事。”《颜氏家庙碑》云其父惟贞：“君仁孝友悌，少孤，育舅殷仲容氏，蒙

教笔法。家贫无纸笔，与兄以黄土扫壁木石，画而习之，故特以草、隶擅名。”可知颜元孙、颜惟贞皆蒙殷氏养育并“蒙教笔法”。

颜真卿出生仅四岁，父即因伤恸伯姊而去世。《殷戡猷墓碣》云：“长妹兰陵郡太夫人，真卿先妣也，中年孀嫠，遗孤十人，未能自振。君悉心训奖，皆究恩意，故能长而有立。”可以相信颜真卿的早年生活和教育都是在舅家度过，得到殷家许多关照，包括他早年习书的经历。

近年出土《殷亮墓志》，保存颜真卿内侄殷亮的详细生平，叙述安史乱起，颜杲卿、颜真卿二人守官有责，分别举义，殷家似乎分担了照顾颜氏眷属之责任。乱平颜真卿为死难请恤，颜氏子孙死难离散者十余人，但未提及殷家人物。墓志说叛军也为殷、颜族人之孝行感动，殷家历劫而得平安无恙。从殷亮本人经历看，他在仕途上多蒙颜真卿提携。真卿获命为荆南节度使，未成行即约殷亮为从事。贬官江西，殷亮一直陪侍左右。颜杲卿、颜真卿先后殉国，殷亮为颜杲卿撰写传记，又撰《颜鲁公行状》，记录两人之浩然正气和生平事业，留下两家世代姻亲之不朽嘉话。

本文据今人朱关田《颜真卿年谱》（西泠印社2008）和拙文《殷亮墓志考镜》（台湾省东吴大学2014年4月中国文献学研讨会论文）写成，谨此说明。

卢靖的读书与刻书

■毛本栋

卢靖（1856—1948年），字勉之，号木斋，湖北沔阳（今仙桃市区）仙桃镇人，著名教育家、藏书家、刻书家。他一生与书结缘，读书、刻书、藏书、著书贯穿其九十二年人生。

自幼好读的卢靖，曾饱尝觅书读书之苦。成年后，他从事刻书，刊刻的第一部图书是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，为我国最早版本。其后所刻《慎始基斋丛书》十一种、《湖北先正遗书》七百二十卷、《沔阳丛书》百数十卷，合称卢刻三大丛书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、传承和发展功莫大焉。

卢靖生于贫寒书香家庭，九岁从父读。自其高、曾、祖父起，世代相继都是教书先生，家境清贫。当年父亲外出就馆，总要带上他，让他边附读边兼管烧饭。年仅九岁的卢靖，个子小，够不着灶台，只得站在小板凳上炒菜烧饭。忙碌之后，他便与馆中学生一起读书。终日紧张艰辛的生活，使卢靖从小便知读书之不易，从而学习更加刻苦努力。

那年，他为赴考来到汉阳。在街头书肆中，看到一部《经世文编》，爱不释手。这是一部翻刻的廉价本，纸劣版烂，书贾却索价三千文。当时，卢靖行篋中的钱刚够此数，买了书就无法再去应试，只得暂且忍痛放弃这部心爱之书。可是，他从心里又对此书实在割舍不下，便一边与书贾讨价还价，一边乘机翻阅。岂料，越看此书，越觉不能割舍，卢靖只得千方百计四处告贷，凑出钱来购回此书。

这部书，让卢靖的思想眼界大开，从而激发了他对数学的极大兴趣与信念。可以说，这是一部使卢靖获益终生的书，他也对之珍爱备至。他尽管不吝巨资捐款兴建图书馆，并捐出家中大量精刻善本图书，仍未舍得将这部当初得之不易的劣质版《经世文编》捐出，始终留置案头，时供摩挲。

身处穷乡僻壤，觅书不易，可以请教



的通晓算术学问之人更难觅。与卢靖志同道合者，惟同乡傅寅山，两人遂共同钻研探讨算术。当其他学子摇头晃脑地大背八股文之际，卢靖和傅寅山却整日专心致志于解题演算。但两人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强烈爱好，却被乡人视作不务正业，常受讥讽讪笑。日后卢靖回忆当年苦学情境时说：“知天文、舆地、水利、河防、治赋、整军诸大端，皆以算术为管钥，遂摒弃一切，专究心畴人家言，既乏师承，又无力购置群书，徒抱三五残编，苦思冥想而已。举世方以帖括为梯进之媒，靖独治此艰深隐奥不急之学，年二十七、八，尚未能青一衿，乡人咸匿笑之，目为狂生。”

觅书难与读书难，在年轻的卢靖心灵中留下了难以言尽和无可磨灭的苦楚，他暗暗立下宏愿：要让想读书又买不起书的

穷读书人，都能得到书读。实现这一宏愿的途径之一便是刻书。

卢靖刊刻的第一部图书是《天演论》。他在天津武备学堂任职时，与总教习严复结识，成为好友。他喜欢读严复的译稿，对《天演论》尤为推崇备至，便将书借回家中手抄一份，邮寄湖北，让弟弟卢弼以《慎始基斋丛书》名义付刻，然后寄回天津，交严复再校，并写例言。

1898年，中译本《天演论》在湖北正式刻印成书。这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影响深远的西方学术著作，先后有三十余种不同刻本，而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本是第一种正式刻本，其余刻本多据此翻印。

清道咸年间，全国刻印丛书蔚然成风，尤其是各地乡贤刻印本地丛书更是盛

极一时，如《云南丛书》《金华丛书》《吴兴丛书》等。各《丛书》多为百余种、数百册以上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，湖北赵尚辅刻印《湖北丛书》，共三十一种。该丛书面世即被久居天津的卢靖得到。身为湖北沔阳人的卢靖认为，《湖北丛书》有诸多不足，无论其品种、数量还是内容，都不如外省《丛书》。于是，他决定每年投入三万元经费，重新刊刻《湖北先正遗书》，使湖北文化发扬光大。卢靖的计划，是将《湖北先正遗书》分为三辑刻印：第一辑为《四库全书》著录的九十一一种，第二辑为《四库全书》中存目的二百零一种，第三辑为《四库全书》以外有关湖北乡贤的著述若干种。

为精编《湖北先正遗书》，使之更具收藏价值，卢靖规定了编辑原则：凡赵尚辅所刻《湖北丛书》中已收者，《湖北先正遗书》一律不再重复。第一辑各书均选善本，如无则向文津阁求借，或求助于张元济、傅增湘、刘承干等著名藏书家所藏的善本。为保留真迹，卢靖将《湖北先正遗书》全部影印，真可谓用心良苦。

《湖北先正遗书》于1918年开始策划，1923年秋第一辑印出，共七十五种七百二十卷，历时五年之久。后因种种原因，第二辑、第三辑未能完成。

1931年，卢靖刊刻《沔阳丛书》。该书共收《沔阳州志》《李子铭先生遗集》《陆文节公奏议》《遽经堂诗文存》《补希堂文集》《听春草堂诗选》等湖北沔阳乡人著述十二种九十卷。

卢靖还辑刊了《古辞今学》《精刊皮鼓词》《校刊击筑余音》等。此外，代他人刊刻的著述也为数不少。

作为封建时代的举人官员，卢靖或已被人们淡忘，但作为在书香园地孜孜劳作的读书人与刻书人，随着时光流逝，人们仍会常常忆念起他。卢靖的非凡之处，正在于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推广。